

冬夜，想念我的炭火盆

重庆的冬天一早一晚格外冷，深夜加班走到大街上，冷不丁一阵风吹来，冻得人直打摆子。

抬眼四望，也不像是冬天。头顶上是桂花树，脚边是万年青，都葱葱茏茏地绿着，如果不是风刮得人直缩脖子，这街景跟春秋没太多区别。

炭火盆多半是中间一个搪瓷的脸盆，外面一个四方的木架把盆架起来，方便搁脚，家乡管这样一个炭盆叫“圆楼”。

炭火终于烧得旺旺的，猫也过来找到合适的地方蜷下了。老家冬天太冷，猫总是往火盆跟前凑，只要留神看这些家

猫，它们的胡子不是烧焦了就是烤卷了，真替它们担心溜缝钻洞时的猫身安全。老人一般选炭盆边的角落里坐着，由于屋里烧着炭盆，也不能把门关得过于严实，所以他们仍然觉得风嗖嗖的，很冷。

那年，单位分来两个大学生，小A和小B。当时在物资企业，大家普遍没有学历，单位进了大学生，还是比较稀罕的事。

小B落了单，但他仿佛没有被集体接受的意愿，闲下来就弄一本英语书看，在我们这种单位，我看一会儿《围城》，都被别人视作奇葩。

小B太骄傲了，他不肯面对现实。用某人的话说：“傲，有什么可傲的，现在大家都一样了，工资比我还少二十多块钱呢！”

这种类型的骄傲，我堂哥也有。人家小B怎么说也是大学生，我堂哥啥啥都没有，他也傲。

我堂哥，小个子，勉强够得上征兵身高的下限，其貌不扬。家里条件不好，送他去当兵，只能算是解决一份口

急，时常去翻动，大人们便夺下火钳来，把土豆压进灰里，少不了训几句没耐性。后来干脆快忘了的时候，灰堆下传来一点点放气似的轻响，这才记起，赶紧扒出来，拿刨子一刮，土豆已经烤得金黄，外焦里沙，如果我这时候手上能有一个，给我一盆鸡腿也不换。

炭盆边少不得一样东西就是火钳，火快熄了翻一翻，没炭了添一添，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在盆里烤土豆和红薯要用它。我老家不产好红薯，多半卧土豆，有时候是刚生火的时候就埋在灰堆下面的，有时候心

我现在想回去的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吧，深夜天寒地冻孤身一人走在大街上更是格外想。

袁晓玲·真水无香

傲气

身边有那么多的“二代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轮不到他傲气。但他就是不扎堆，不去抱谁的大腿，只是练就起来比较刻苦。

后来物资单位大多解散，小A下了岗，如今到处打工。小B在单位解散之前考取了天津某名校的研究生，现在是省师大的教授，他脸上那若有若无的傲气劲儿，跟他的身份，终于配了。

我堂哥在一次全师大比武中，得了第一名，为自己赢得了考军校资格，现在肩膀上一串星星月亮。

其实，有一种骄傲，是人对自身有某种价值的确信。它跟虚荣不同。虚荣是希望别人误会自己有某方面的价值。

我暗自思忖过：他们当时那种情绪，真的叫做傲吗？古人有诗云：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。人家眼睛里全是远方，心思不在当下的那点口角便宜罢了。

古人有诗云：手挥五弦，目送归鸿。人家眼睛里全是远方，心思不在当下的那点口角便宜罢了。

套用当下网络上的话：你看谁都傲气，你有那么差吗？

四鳃鲈鱼

天底下吃的东西，大概越古怪就越稀有，越稀有就越珍贵。鲈鱼长得与众不同，杨万里有两句诗描述得好：“白质黑章三四点，细鳞巨口一双鲜”。

鲁迅年轻时写过一篇《戛剑生杂记》，其中一则记道：“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，鱼须研小方块，去骨，加秋油，谓之鲈鱼饭。味甚鲜美，名极雅洁，可入林洪《山家清供》。”

鲈鱼如此，四鳃鲈鱼便愈加珍奇。其实也并非真的长了四个鳃，不过是两个鳃盖上加多了一个深深的褶皱，看似四鳃而已，却因此比其它鲈鱼更加稀罕。

四鳃鲈鱼要算上海松江的最有名。范成大有诗云：“细柳捣麝实验鱼，西风吹上四腮鲈。雪松酥腻干丝缕，除却松江到处无。”

然而，四鳃鲈鱼并非松江所独有，苏北响水灌河口海口也有这样的地理环境，因此也产四鳃鲈鱼，而且比之松江出产的更大更肥。

鲈鱼味美，关于鲈鱼的许多传说也是脍炙人口。清朝末年，有一天两江总督张之洞微服私访到松江一带，恰逢一大户人家办喜事，并请到了松江知府。

张翰到了洛阳，在齐王手下做事，官卑职小，不能一展抱负。适逢乱世，张翰预感齐王前景不妙，便起了归隐山林之意。

吃鲈鱼的时候，想着张翰的故事，定会更有滋有味。

康健·多花初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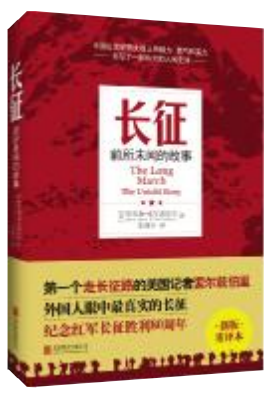
漫话漫画



图文 田志仁

你既然认准一条路，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。

精品连载



作者：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【美】 译者：朱晓宇 定价：45元 出版时间：2015年4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

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征程”，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，也不是简单的胜利。在我们这个世纪中，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，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。

碗发誓道：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刘伯承发誓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。”说完他举起碗一饮而尽。小叶丹和他的叔叔举起另一只碗说道：“如若不守此誓，我等同此鸡一样死于非命。”

晚上红军退回到汉人村庄宿营。早上小叶丹和一个彝人护卫同他们一起穿过了50公里的彝族区域到达前面的第一个汉人村落（那里的汉人仅仅因为小叶丹是彝族人就想杀了他）。

5月24日天亮以前，他们到达大渡河边的山岭上。安顺场就是河岸上的一百多个小房子汇集的地方。战士们穿过茫茫雾气，看到了安顺场村庄里闪烁的几点灯光。

彭海清75岁，小个子，因为关节炎走路一瘸一拐，脸盘不大，有些干瘪，下巴上飘着几缕胡须。虽然上了年纪，他对过彝族区的情景记忆犹新。

很快小叶丹在十几个人的簇拥下出现了。小叶丹高大、英俊，骑术上佳，跨着一匹精神抖擞的黑马。萧华也带着刘伯承走到他们面前。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戴着黑眼镜，身上带着战斗中留下的累累伤痕，态度和善。

一行人走到山间一个清澈见底的湖边，从里面舀出了两碗清冽的湖水。有人找来了一只全身遍布紫色、金色和红色羽毛的大公鸡，斩开了鸡喙，让新鲜的鸡血洒落在碗中。

下都不得与彝族人交战。也不许放枪。于是一百来个彝族人“呜嗨——呜嗨——”地从山崖上冲下来，包围了彭海清和他的四个红军同志。

1984年，丁甘如已经在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休。他67岁，1932年加入红军的时候年仅15岁。他在军中待了52年，因为两次心脏病发作才不得不退休。

“我们走在所有人的后面。”他回忆道，“有时候情况会很艰难。”他认为彝族人主要的问题是太穷了。彝族人穿得只能用块小围裙似的东西在身体前后遮盖。

红军的牵制部队——他们似乎没有牵制到任何部队——在5月21日经过彝族镇子越西后于5月23日到达大渡河。他们出来的地方是大渡河边的松树堡。一小股国民党部队未发一枪，撤过河去，躲进了富林的国民党防区。

红军赶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过河了。

敬告读者：明日开始连载《人性的弱点》，敬请读者垂注。

Advertisement for '孝感天地春万物' (Filial Piety Moves Heaven and Earth, Spring in All Things). It features a large character '孝' (Filial Piety) and '春' (Spring), along with a family illustration and promotional text for a TV series.